

後漢書

第五十四本 列傳
 第七十卷上 文苑
 杜篤 王隆 夏恭
 傳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第七十卷下
 張外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五〇二六 | 四二六 | 一〇二 | 六〇 |
| 號 | 函 | 架 |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五〇二六 | 六〇 | 三 |
| 號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026 |
| 冊數 | 60(54) |
| 函號 | 280 4 |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范曄

後漢

書入庫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

時為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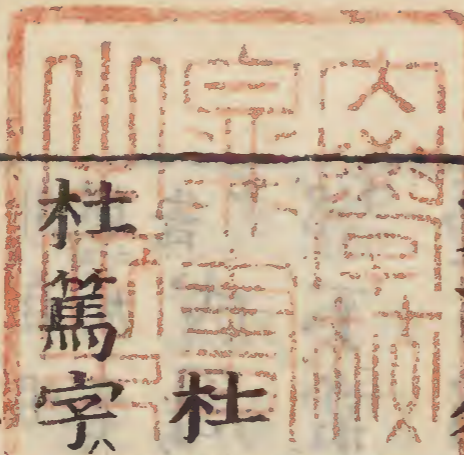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

不敢當舊位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

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

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

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



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
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
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矣臣所
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
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下
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
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
告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洛陽也遭時制
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
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

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
殷欲築宮於五行
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
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
使我德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
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

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
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
羽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即日車駕策
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前書成卒婁敬說高祖都
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
從父都境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境埆薄地
面受敵境音古交臣不敢有肝據竊見司馬

反埆音古角反

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

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

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排閭闔入函谷閭

二門也函谷故關在觀院於崤圖險於隴

蜀圖猶規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

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杖風齋肅致敬告

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喟乎以思諸

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

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

舟為瓶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

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

楚辭曰橫大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作土

祠在今蒲州汾陰縣也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

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官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邠高車廐於長安

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

往繕離觀東臨霸漣西望昆明北登長平

坂名也在池規龍首撫未央觀平樂儀建章

陽宮南也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

云撫亦模其字從木木觀視也音麥平樂觀名

建章宮名金在城西謂是時山東翕然狐疑

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外山東也客有為鳶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

吞舟培井喻小也莊子曰培井之蛙潢汙滄

瀆豈容夫且洛邑之滄滄局足以居乎萬乘

哉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滄滄滄滄咸陽

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

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太漢之崇崇

盛也世據靡列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

客意曉喻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

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八饒也

反桀虐如桀天命有聖託之太漢大漢開基

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

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聚五星

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

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踏滄海跨崑崙賦曰橫

海乘崑崙崑崙此言踏跨奮慧光掃項軍除舊布新也

故曰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

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固傳太宗

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躬履節儉

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

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

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正色不鬻於市也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

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內之錢貫朽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

始有鈎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

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狐偃之君生於

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

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校平城

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易其所無之校平城

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勇惟鷹揚軍

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深之

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席卷漢北

叩勒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橫分單

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燒芻帳芻毛繫關氏

單于妻燔康居灰珍奇也居西域國椎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鏑箭也釐鹿蠡右鹿蠡王前書作

馳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佞方言佞養

書佞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佞為粟

特國恐驅驟驢馱宛馬大宛國名鞭馱馱馱馱

也馱音決馱音蹄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

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并城屬國

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侯隅

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侯孟康注

尉以主捶驅氏棘家狼邛笮捶擊也家狼猶

南夷號東擽烏桓蹂躪濊貊字書擽亦靡字

滅也蹂踐也麟轆也南羈鈞町水劍強越

音吝濊貊東夷號也鈞町音劬徙殘夷文身

也鈞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郡縣日南漂

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殘夷文身

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

耳九郡漂縹謂摩迹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

言崖若珠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

郡都郎曠去長安七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千三百里曠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

也前書曰自都盧國船行可一月餘有黃支

國俗與珠連緩耳瑣雕題耳也禮記曰南方

崖相類也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

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天督國也天竺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

玳瑁屬也衣裘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

玳瑁屬也衣裘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言曰額額額也以至地而統首止也宋王高

唐賦曰虎豹豺狔失氣愁喙言其恐懼如奴

虜之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

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

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

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

言三百年者謂出二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皆莫能遷於靡州而

邑廢而宣帝中興也

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

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列本帝皇

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鄠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

也秦都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關中也

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

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蠡生萬類漢近也前

謂天下陸海之地也曰漢都涇渭之南此梗枿植柘蔬果成實畎

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澇滓也顧野漸

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厥土

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

也力金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類也廣雅曰鑄

推也音甫表反埤蒼云鑄鑿也謂以鑄鑿去林木之株葉也火耕流種功

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材株引既有蓄積院塞

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

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

也嶽巖謂嶠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嶢謂嶠山之

關也在藍田南故置列沂隴靡復西戎靡音

武關之西嶢音堯

拒守襄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胡方無從杜塞

谷口絕黃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

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

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院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礪

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一人奮戟三

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

千人弗地勢便利介曹剽悍可與守近利以

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士卒易

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

肇十有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列謂

幽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

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先據則功

殊高祖先入關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為政則化上慕逆

則難誅地險固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

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固篡器慢違偷忍猶盜

謂秦徒以勢使莫能卒危秦音倉假之十八

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天界更始不

能引維昇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復致

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內雲

擾諸夏滅微群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

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于時

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

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

光武也天人符謂疆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

時而出難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

祇謂呼池水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塞

旗四麾塞枚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

隆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

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此鄧禹馮

異吳漢耿弁等也虓怒之旅如虓如虓詩曰闕如虓

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虓如虓如

豹如虓杜預注左傳曰虓山神獸形也虓音

呼交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

之方斯尚書今文秦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

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洲首鎮鄒龍洲劍解見

後漢書卷之七

鎮鄒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命騰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

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

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

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北度之豐

豐爾雅曰豐豐勉也易曰成天下之豐豐今天

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

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也案篤此則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

也盧芳土人匈奴故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列

也貴猶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

地疆外信威於征伐辰武乎荒裔信讀日申若夫

文身鼻飲纓耳之王椎結左衽鑲錫之君結音

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推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鑲音

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鑲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鑲音牛干反碑

日鑲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

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

貢請為藩臣上猶讓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

貢請為藩臣上猶讓讓而不伐勤

猶謙讓而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

未俞也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

將略地焉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

成性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

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

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徒垂意於持

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年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

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

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祖公

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

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予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

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以儉武力教勇

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以陋德施天下守

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

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

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嘆曰杜

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更謂杜周及延年

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

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

將軍馬方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

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

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

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

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

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

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

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

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

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無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勸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傳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

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

時斯勗勗勉也日月逾邁尚書曰豈云旋復日月逾

邁逾邁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

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

立禮記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

顯于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

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傳說曰

余伊尹明保用伊阿衡專有商故曰二迹也

言傳說功比伊尹而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

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

羨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羨之士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謂傳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 奕世載德迄我顯

考 易曰德積 保膺淑懿 續脩其道 漢之

中葉俊又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 中葉謂

與秩序也 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

大其勲功而用其緒胤也 謂傳介子以軍功

封義陽侯 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

侯 傳晏為孔鄉侯 傳商為汝昌侯 建武中傳

俊為昆 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

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毛詩曰誰能執熱

能革易我之濁而 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

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

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詩云與予

匪壹匪測 秩秩太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

不怠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考成也言誰能有前

成者言必 二事敗業多疾我力 二事謂事不

須勤之也 如彼遵衢則罔所極 如循也

則多害其力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

路則不知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

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勉修德

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行邁屢

稅胡能有迄行邁之入屢稅駕停止何能有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

言朝夕聿勉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

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

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

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

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

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

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

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

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

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

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先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

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

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

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

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

師時十乘王冠十乘貞王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

山邱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

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

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和

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

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

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

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也得以弱

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

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

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
 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
 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又奉
 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
 使論語曰及其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
 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蠅
 蟻小志誠願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
 用夕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

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
 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
 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料別據奏全
 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
 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
 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
 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

制江者不耕

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土伐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米餅見乃悉

以賦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

所得嘗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

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

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

傳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辭稱元初元年

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

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

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

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

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

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蘓頌傳

蘓頌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參於官所著賦誄論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

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官，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名珍與秋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未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
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
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

記知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

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侯林

性慷慨壯

烈勇力適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

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

辟大

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縣皆有

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

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

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

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

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

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

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

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

歸渡湘水溺死文王子山與父叔師到

崔琦傳書命及辭文出二十一餘又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

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

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

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

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

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

思思謙讓恭儉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

太伯仲應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

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

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辛崇湯

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官嬪御有序咸無嫉妒

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

脫簪珥待罪於求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齊桓

罪二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

後漢傳

二十一

後漢傳

二十一

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音皆輔

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齊身受賢

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

人寵謂王者之御官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

進御之儀從右而左十五曰編自下始以象

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

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

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唯專權擅

愛顯已蔽人陵長閒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

也圯毀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論周桓

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

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

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乎謂詩

皇父都向用其后親暴卒惑婦拒諫自孤暴

後漢傳并上

二十三

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感婦謂惑妲己也紂自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為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即蝎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諸父是殺孕子是

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剗

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

赴火而死武王乃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

軻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

魅鬼魅杜預注云螭山神非但耽色母后尤

獸形故以此紂之惡也

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將以權先笑後號卒以

厚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

特權勢而笑後號羅禍而號哭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姜於色薄於德女

其言皆亂矢道湯伐遂褒姒盤周周幽王嬖

放桀木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盤周周幽王嬖

殺也殺也妲己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

姓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姓死何愛施主父憐章北面臣

詔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

主遊於沙丘官公子章以其德作亂公子成

與季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

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官章死成兌謀日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

宮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

餘死沙丘立官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鮮見皇 右紀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武帝陳皇 霍

欲鴆子身乃懼廢 孝宜帝霍皇后霍光之 故

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

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

生不德福有慎機 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

也若慎其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

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 風讀 梁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

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

吏 劉放曰按 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

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

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

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 異無以對因遣琦歸

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

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
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
丞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
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
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
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左傳趙盾坐
而假寐杜注

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音便
蒲堅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
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
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
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
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
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列傳第七十七

數世此本守以我術備全身或身即卒百卷
其為詞賦詩賦等文大者大夫魯計東國所
所共其時雖亦大其猶之木與者出於野帝
與國公應是精與其千何意謂可也
或到幸為守數對對正空備則始那忽烈事
其國所書出始那隨恭問之或忽烈事
或國所書出始那隨恭問之或忽烈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有也

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鄉陽カ其意相合

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乘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不常歎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

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網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

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

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

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

顛谷兩君就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階曰兩君合好夷狄

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

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

而出齊人乃歸魯齊人乃歸魯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豈以久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

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人

之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

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

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

夫贖桑下純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壹之子有謚曰宣曰氏

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鮒桑之下有_二臣_一人宜孟與_二肺_一一_二胸_一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_二母_一持以遺之宜孟更賜之_二肺_一秦越人還_二東_一遂去贖即續也鮒古委字也魏太子結_二瓜_一世著其神魏魏太子死扁鵲曰臣能_二生_一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蹶也乃使弟子子陽厲_二鍼_一砥石以取_二三陽_一五會有_二間_一太子蘇_二見_一史記設囊之_二二人_一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_二楛_一肺出乎車_二軛_一說文軛車輪間橫木_二鍼_一石運乎手_二爪_一古者以_二砥石_一為_二鍼_一九_二鍼_一之法右手象_二運_一手_二爪_一也_二夜_一今所賴者非直車軛之_二精_一肺手爪之_二鍼_一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_二禮_一記

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合血枯骨復被肉

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

不敢班班顯言_{班班}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

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筭在下

禮記曰羅網畢_{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罩機捕獸機檻也穿穿地陷獸_{前見}

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_{繳以縷係箭}羿子

擊左_{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并出}翼擊引_{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

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

也

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

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

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

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憂禮粗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

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

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秦漢無以相踰越乃

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

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

疇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

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

媢名勢撫拍豪強媢媢猶偃也媢音衣字

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也捷懾逐物日

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渾然同惑孰温孰

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

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

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
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
犬狺狺以迎吠關梁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
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柂可正
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當今之勢何
以異榮納由於閃掄孰知辨其輩妍閃掄傾
也行傾俛者則享榮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
寵而見納用掄音輸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

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棄理雖死而非亡違義
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
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頌
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
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邊伊優屈曲俛
高元悻直之貌也俛媚者見親故曾生聞此
昇堂悻直者見弃故倚門髀音菲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勢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
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賢者雖獨悟
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也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
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
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
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
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
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
高祖高祖引之上下坐左傳曰豈不遽止
杜預注曰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遽畏也
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

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
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
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
數至門故自勉強許
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
西列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
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
也舊又也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柰何命也因舉
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
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且大從

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

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

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

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

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歎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王而哭荆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

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

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

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

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

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

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故更啟乃知

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

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夫平恕也傳敬壹事

在悖感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

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

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

徒希也旋轅兼道渴於言待沐浴晨興昧且守

門竇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攽

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

兄之稱劉表與表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

有仁君作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

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

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

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

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繫

辭曰君字見機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大凡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

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怨天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

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今壹自譴而已豈敢

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

後漢書卷下

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
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
亂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戰履負
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誠則頑薄實
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多壞潰人有四關節請
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末以自慰遂去
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在

今兗州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

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

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

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

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

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

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得由和興

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

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

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是以君子

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用以救過

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

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

年而喪先君故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

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

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謚法亂

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及其卒也

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夫事君者從其善不

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

諸夏其寵大矣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謚法既過能改曰此違恭案此楚語之文

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

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

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王

歸王鎡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字

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曰楚恭王與

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力之為人

酒而其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

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生之入

帷中而聞酒臭恭王憾武仲曰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

武仲憾孫紘也左傳

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孟孫死憾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孔子曰智之難也有憾武仲之智而不容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煩施而不怨矣

季子無適字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執饋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交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廣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

間也間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論語夏書曰

念茲在茲庶事怨施忠智之謂矣

茲此也念此事也在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

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

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鞅以逆文為成

公使寺人披代公子重耳於蒲披執其袂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

後漢傳卷下

雖逆文公後傳瑒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

竟成之也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傳瑒傳瑒曰苟

鄭子而納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瑒殺

從見退考之以義也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

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

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故曰不在逆順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特舉

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郡告縣人曰昔文翁

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庚桑

瑣隸風移礪礪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

北居礪壘之山居三十年礪壘大穰礪壘之人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吾雖小宰猶

其聖人乎礪音猥礪音盧罪及荀赴期

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荀赴期

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

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

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

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

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

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

作章華賦雖多滛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

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詳見馮衍傳揚雄曰詞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

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

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延日廣望驃觀終日顧謂左

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苑

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

之室史記曰靈王次于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

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伍舉外焉曰至羨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收焉百姓煩設長夜之淫宴作北

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設長夜之淫宴作北

里之新聲

史記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

作新聲北里之

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

謀也

陳蔡二國先

乃作斯賦以諷之

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

苗胤也高陽帝顓

娶於滕陸氏女而生老童是為

建列藩於南

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

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

二伯

齊桓晉文也

劉放曰注與齊晉強按文少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鏡

國語

伯大彭丞韋左傳曰鏡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

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

國人人而訓之

惠風春

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

謂靈王承

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如電雷之

且垂精

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

展中情之熾如

熾安也熾美也熾

竭四海之

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

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

徑肉林登糟丘

日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史

紂作糟丘酒池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若蘭也

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

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

消憂彌終也楚辭曰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

浴水之神女英湘水之神也楚辭曰二八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

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

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惜聲淫墮心耳金石類

聚絲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

上服謂羅衣飄飄組綺續紛組綺也輕軀

以迅赴若孤鶻之失群振華袂以逶迤若遊

龍之登雲於是歡燕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

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

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必

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

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長袖奮而生風

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乃妍媚遞進巧

弄相如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體迅輕

鴻榮耀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

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

揚風籥如笛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

於雲中比自應節而雙躍兮比自魚一名鱒

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孤雌感聲而鳴

雄枚乘七發日暮則羈雌羈雌雄也美繁羊之輕妙兮

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考

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

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周吸氣還精補腦

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

來房下羅幃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

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之二

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也莊子曰

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子曰今舉者便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

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

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憫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酒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

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沉

涵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甲

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士階舉英奇

於及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君

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百揆

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

八百諸侯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墓記

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

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

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

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爾乃育

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

上京言楚尊馳淳化於黎元末歷世而太平

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

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

屬三十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賓

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

侯焉朗字景興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

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

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

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

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鬚鬣夙孤不

盡家訓鬣剪髮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

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

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

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

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

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

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劉放曰案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

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

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

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弗犧不得措一

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此言

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恨邑情

憂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義之和又在煎

熬齧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

貢之機密展之力用也陳若以年齒為嫌則
頗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一荀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
八為阿幸有善績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
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
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

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也靈帝

時別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甲栖遠趾不

步局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

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

不載於天錄天錄謂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

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

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

陳平敖里社

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

也

也曰使平宰天下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

亦猶是見前書終居天下幸食此萬鍾祿

者水之物名也六斛四外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

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

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

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

遠投荆南沙賈誼欲平漢土德改定律令絳

誼為長沙太守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

妄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

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

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慮植為

之誅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

篤學恒儻作為貧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難火古

常以禮自牧易曰甲以自獨處一房如對嚴

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
覃靜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負難以自寄又案
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
於世餘所作新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
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佚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
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以才而訥於言嘗
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

風問風問故不待介

者而謁大君子之門翼一見龍光以敘腹心

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

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

揮沐吐餐垂接白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以隆天

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

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

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求為督軍御史使

督幽列百官大會相餞於長樂觀議即蔡邕

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

臣也整我皇綱董正此不虔也古之君子

即我忘身易曰不利即我司馬穰苴曰將受

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

尚桓桓桓桓桓武貌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

鷹如鷩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天有太一

五將三門太一武九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

者天目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

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

不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

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

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

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

邑各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汜

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

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上為死地

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劉攽人有計策六

奇五閒陳平九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閒有五

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謀於衆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黃野是

尊臣賢按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按廣野君

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碻純臣以威克

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碻殺其子厚也

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衆允濟左傳曰石碻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

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入莫識已真忘富遺

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

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

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門西北頭門詔東觀

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

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佾亦知

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閒鄭人也今瀛州鄭縣留侯良之

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

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

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

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東般音

反卜滿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

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卜始達潁川

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是時許都新建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

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

內視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

趙稚長云何趙為盪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惜面

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

吊喪趙有腹太健噉肉故可監廚也唯善曾

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

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

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孟子曰堯

流也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時洪水橫

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昔孝武繼統將弘祖

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

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階卜睿聖纂承基緒遭遇

危運勞護日具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

具不違暇食言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

神生甫及申公孫弘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

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

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

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幸河東嘗立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

忠東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

楚藍尹贗謂子西曰夫闔閭任座抗行史魚

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

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

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

日直哉史魚邦有道鷺鳥累百不如一鴉鄒

如矢邦無道如矢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

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

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計上請必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

之頸而制其命南越王而致之關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羨之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直與

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

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尚書曰賓於四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

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

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大夫皆懼醫扁鵲

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

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

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帝室皇居必蓄

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

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

飛兔騶馱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

馱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臣等區區敢不

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

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

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

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

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

至八月朝普夫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

客以帛綃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

史志曰岑牟鼓角士曹也鄭玄注禮記曰絞

蒼黃之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撻蹠蹋而前

色也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撻開地來前蹋

駁足躡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

參撻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撻自衡始也臣賢

案楚及撻並擊鼓杖也參撻是擊鼓之法而

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

其詩自音六參音七絀反後諸文人多同用

之撻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撻字入於下

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撻而去足知參撻二

字當作連而讀參字音為去容態有異聲節

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

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

是先解相衣杜預注左傳曰相也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涂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撻

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反

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

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

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

持三尺桷杖說文曰桷大杖也音佻結反坐大營門以杖

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

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

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

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

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

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

以不起拆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

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

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

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

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抵擲表憮然爲

駭也音撫憮然怪之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

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

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

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

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

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

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

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

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劉放

攬當作文無加點辭來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

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下

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言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放

曰注按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

物老嫗古語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

鮮見官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

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

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

多亡云タリト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曰情發於

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抽心呈貌非彫非蔚

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

彫斷也易曰君子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子則求益淫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

衣飾之曰忽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王師道校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王師道校正

